

乾坤

文潔華

鞋憶

人人都各有執迷，執迷的內容令人費解。有人執迷西餅紙盒的彩帶，就偏偏是這一種彩帶，其他帶都不感興趣，這顯然跟功能沒有關係。有人執迷於自己身體的某些部分，整天看書或戴起來，又或不停擺弄，致令旁人不安。電視台有特技比賽，有本事者表演武功；有一位少年站出來表演甩手指，露出作響，算一分鐘內最多可以用幾多下。如此競賽，種類刁鑽，難分上下。

某官是仔指人，對着陌生人一定會收起自己的那隻手掌，待他跟他熟悉後，才肯伸出那隻手，繼續而嘆息，且感懷身世，怪自己母親怎麼偏生他有仔指。那隻額外在拇指旁邊長出來的小手指也好像垂頭喪氣，那情景煞是嚇人。還是沉迷於物質者比較容易接受。素來怪怪的演員戴安·基頓說過最好把鞋子留下來，甚至全部保存，因為鞋子和音樂一樣，會令人憶起某些時刻、某幾張臉孔以及幾許回憶。把所有鞋子保存下來，但鞋子是最難保存的物件，它會開口咆哮，會發霉，會自動斷斷，會自我萎縮；是天下間最會鬧情緒的事物，但當然也最多動人的故事。

古今談

范舉

美日插手破壞中國鐵路計劃

中國和泰國，正在合作興建從昆明到新加坡的高鐵。三月份，泰國宣布中國將參加修建泰國首條標準軌鐵路，第一階段工程初步定於今年九月動工，預計二零一七年完工。接泰國北部的廊開和南部港口馬普達普，總長八百多公里。分段進行是為了加快工程進度，應將會有鐵路連接老撾的萬象，再通往昆明。泰國還將會和中國合作興建一條連接曼谷和中部北標府的鐵路，時速為一百六十到一百八十里。

雙城記

何冀平

再說西來順

北京的清真菜分為東派西派，東派菜以東來順、又一順的爆、烤、涮為代表，西派菜以西來順為代表，菜式華貴、典雅、精緻小炒，雅潔西菜手法，菜式豐富，在眾多的清真餐館中自成一家。西來順因材料有限，能做出名堂來不容易。西來順是京劇名家馬連良的最愛，當年西來順的堂頭現稱大堂經理的李祥壽，一定服務過馬先生。

我見到李祥壽的時候他已七十多歲，見人笑笑不說話，一臉慈祥，一臉祥和，他家住在西城一條狹窄的胡同裡，房子不大，但十分乾淨，一家三代十幾口人，都住在一起，從來不吵架，都是這個一家之長做得好。李祥壽十歲就在西來順學徒，一做做了六十年，揣摩透了各種客人，肚子裡有一部顧客心理學。他說，如果來客是實力氣的，得這麼說：「哥兒幾個來，吃點什麼，我職責的，給幾位弄幾個菜。」如果來客是動腦子的，得這麼說：「您來了，您吃點清淡的，要不我給您參謀參謀。」他淳厚和藹，但不窩囊。他叫我看他做一餐宴會，十幾個，樓上樓下，他有條不紊一臉威嚴，前面的服務生，後面的廚師，桌上的客人，門外的來賓，全聽他一人指揮，嚴然是個將軍。

因為李祥壽，我深深地記住西來順，心裡總是惦着他。因為店址搬遷，我又離開北京，再沒見過，這日偶遇，抬頭看見那黑底金字招牌，如同看見多年不見的老朋友。我滿心喜悅走進西來順，時隔三十多年，李老當早已作古。踏進店門，還是想見到那個滿臉是笑的大堂經理迎面而來。店堂裡也有笑聲，幾個中年女服務員正相互打鬧玩笑。店舖久不裝修，黯淡無光，坐在塑膠椅的餐桌前，叫了一個「爆棚」。上文講到「爆棚」是西來順的名菜，就是講究的蔥爆羊肉，全看廚師爆炒的手藝。招牌上寫有魚，還是「愛心魚」，服務員特別推薦。西來順做的乾燒魚也是有名的，也叫一客。雖是飯口，但客人不多，菜很快就上來了，服務員一邊上菜，一邊不忘和夥伴們繼續逗笑。

我與大樹 (下)

記得社會學者熊培雲曾在書中說過一段話，令我感同身受：「最能牽動我的故鄉之物，便是村邊曬場上的那棵老樹。在我眼裡，曬場邊上這棵高大挺拔的古樹之於這個村莊的價值，無異於方尖碑之於協和廣場，埃菲爾鐵塔之於巴黎，即便是出於審美或者某種心理層面的需要，它也應該永遠留存。」就是這樣一棵古樹，後來被賣給了樹販子，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損失的不是一棵老樹，而是一個村莊的輝煌記憶。

飯飽後都會去後院轉轉，稱讚別墅氣派之餘，會說說這些樹。有的客人，一身酒氣，醉而浪蕩，在蘋果樹下指手畫腳的，我很看不慣。有些孩童，拎着小桶、拿着小鏟，在樹下饒有興趣地玩了起來，我認爲孩子是懂樹的，樹很有孩子緣。凡是來過酒店的人，都誇讚姑父緣化得好，尤其是那些樹，挺拔、粗壯、繁茂，而且長得快。對面院子裡也種樹，但長得乾瘦，營養不良的樣子。除了姑父的精心剪修、澆水灌溉之外，最大的秘訣在施肥上——是上等的肥料。事情是這樣的：表弟愛養小動物，酒店開業後，他嚷着要養豬。酒店對面就有一家養豬場，姑父從養豬場買來一頭豬，找瓦匠在院子牆根處砌了豬圈。酒店裡客人的剩飯，成爲豬的美饕，當然也要餵飼料。這樣，豬的糞便變成肥料，用在地裡，樹長得壯實，花開得絢爛，結出的果子也飽滿。

院子裡的樹，給我們帶來的實惠，不僅是果子能吃，香椿能做菜，更多的是一種獲得感。樹，根鬚扎向土地，枝葉擁抱天空，他們是天地的媒介，是自然的兒女。作爲人，應時時刻刻向樹學習。樹不會隨便走動，不會偷懶，從不勢利，也從來不嫉妒人，不妄論人，不做任何的壞事。人有活糊塗的時候，樹沒有過；人有忘恩負義的時候，樹從不會。他們比人有人情有義。影片《檸檬樹》中有一段台詞，叫人百感交集：「40年來，日出，日落，薩瑪和我種植這片土地與檸檬樹。不僅是澆水、施肥，樹同人一樣，它們有靈魂，有感情，需要人跟它講話，需要溫柔的照顧。我不用耕作機，僅以我的雙手。這片土地是這裡最肥沃的，不，不只是這裡，是全世界最肥沃的。」樹，用他的熱情和生命肥沃着人類生活的土地，也肥沃着精神的家園，可是，人們怎麼對待樹的呢？不禁汗顏。既然做得不好，那麼人們應該誠實反思，保持謙遜，用感恩的心對待每一棵樹——雖然，樹不會說話，也沒有名字，但他會記得你。

有意思的是，樹也能成爲酒的名字。閱讀作家木心的書，我知道西班牙出產一種酒 Tres Cepas，名字叫「三棵樹」。他說道：「初就覺得清純，繼之讚賞，不久又嫌那點點甜味是多餘而不良的。」在曼哈頓城區麥德遜的白鯨酒吧，他吸飲「三棵樹」，「寫長短句，消磨掉像零碎錢一樣的零碎韶華，韶華，在辭典裡是青春歲月的稱謂，我忘掉辭典就是了。」有個朋友對他說：「如果有人欺侮你，你就種一棵樹——這美得像像犬儒主義的春天似的。我是，我是這樣想，當誰欺侮了誰時，神靈便暗中播種一棵樹，森林就是這樣形成的。誰樹即誰人，卻又都不知道。」誰樹即誰人，說得多好。



沒有大樹，土地就沒有靈魂。 中央社圖片

二十年後，姑父在南部山區買下了一塊地，蓋起別墅，前院是酒店，後院是住人。剛開始破土動工蓋房的時候，我跟着姑姑去過，那裡周圍都是荒野，一眼望過去，沒有一點綠色植物，除了野草，就是莊稼地。颳起風來，有些嚇人。姑父過去當過兵，蓋別墅的時候，頭等大事便是栽樹。爲此，他委託朋友購置樹苗，聯繫當地書記落實引水一事。光種樹，沒有水可不行，然而，從山上引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請書記吃飯、喝酒、送禮，他費盡周折才成行。

好看極了的《巴黎火焰》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看極了的舞蹈表演。它的場面偉大，人物眾多，但編舞在場面調度上的處理細膩有致。它的節奏明快，沒有一刻不觀衆感到沉悶，有的只是擔心眼睛看得不夠快，漏看了精彩的部分。可以想像，舞者要有何等能耐才能跳畢一支節奏快、技巧高和動作強烈的舞蹈？這座廟的舞蹈一停，那邊廟的音樂立即響起，舞者又要繼續跳下去了。這個舞劇難度甚高，無論是雙人舞或是群舞都能展現俄國芭蕾舞學派明亮宏大的氣派。雖然偶有群舞者步履不齊，高舉道具不一，或又或變人舞者間有舞姿稍緩，靈活不足，但都是瑕不掩瑜，無損全劇的可觀性。

我對芭蕾舞這門表演藝術的認知不深。一向以來，我對於太過整齊齊齊、過分優雅或節奏較緩慢的芭蕾舞表演都不大懂得欣賞。所以，今屆的香港藝術節我挑選了俄國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表演，充滿動感的芭蕾舞劇《巴黎火焰》。《巴黎》劇的歷史和故事性很強。宣傳單張這樣描述它：「波瀾壯闊的革命，盪氣迴腸的愛情」。換句話說，它是一個關於革命的爱情芭蕾舞劇。一九三三年，莫斯科大劇院的編舞伊諾能創作了以法國大革命爲故事背景的《巴黎》劇，那是一個慶祝俄國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的委約創作。是次藝術節所呈獻的則是在二零零八年由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前任舞團藝術總監羅曼斯基改編的版本。這個版本特別注重劇中對年輕男女的爱情故事的細意描寫。愛情發生在革命的大時代之中，再浪漫的愛情也抵受不了權力魔爪的摧殘，堅貞的爱情徒惹來死亡的威脅，然而浩瀚的革命還是要繼續下去。新版本的《巴黎》劇的主要目的是通過人物情感、舞蹈、動作和作品的活力描繪出當年法國大革命的回腸場景。

「華麗轉身」的智慧 方寸不亂 方芳 人的一生經歷得失，命運似乎按著軌跡運行，然而不服輸的人，懂得把握機會，就有「華麗轉身」的可能，重新展開人生新的一頁。這一點在汪明荃身上看到了，她以自身的毅力，「轉身」一次比一次華麗，影視、歌唱、粵劇、舞台劇、政界，每一頁都是華麗的目的。每個人都有「轉身」的階段，是「華麗轉身」還是「淡然轉身」，價值觀各有取向，「華麗」的定格在哪兒？是事業的光環，還是事業以外的生活，各有不同演繹。我想，順流而行，順勢轉身，把握順來的機會，就有順遂的人生，「華麗」可以張揚外露，也可以內斂透光，這就是我對「華麗」的定格。《華麗轉身》是阿姐度身定造的劇集，汪明荃指定非劉松仁拍檔不可，觀衆得以再會阿姐與



黃淑儀。 作者提供

《吾淑吾食》再下一城 跟C姐相熟稔，也因多年前出任《吾淑吾食》嘉賓，瞬間十年，難得那次之後還有聯繫，更有幸與「伙吃貨」她家門子，享受她並非鏡頭前面花容艷麗，而是工非常了得既好看又好吃的廚藝。我們圍坐等吃，但見女主人一面談笑自若，一面走進廚房幾下手勢，要魔術似的，轉個彎，再轉個彎又一道菜，更是道道美味，人人吃個盡歡。隨《吾淑吾食》推出，無線電視推出《吾淑吾食》，節目大賣，連續推出過十本的食譜也大受歡迎，孩子都成長了，她樂得做個自由工作者：電視劇、飲食節目、寫書，工作稍停即飛回加拿大溫哥華的安樂窩。又或工作非常忙碌的丈夫，腦科專家徐醫生飛回港，在繁忙工作的她的身邊左右相陪，如此幸福，真箇人生黃金時間！

此山中 鄧達智 C姐反應極快，回答華哥：「是九年前！」當年華哥是珠海某鎮餐廳小廚師，出鏡《吾淑吾食》嘉賓，轉眼九年，當年年輕人已非小小廚師，而今飛黃騰達榮升大廚兼老闆，難得有緣再會，更再次出現在她的節目中。再見故人實屬人生驚喜，也顯見資深演員黃淑儀演而優則嘉，演劇得觀眾緣快半個世紀（無線電視當年首個長篇連續劇《夢斷情天》，C姐出任女主角，及後無綫劇集黃金時期，更與汪明荃、李司棋等，並稱當家花旦，事業成績斐然）。主理飲食廚師節目讓她走進觀眾，尤其廚藝界，實屬毫無準備卻讓她享受人生驚喜的一課。

公哥這對冤家配。三十五年前，他們的《京華春夢》，早已凝住了觀衆的記憶，等了二十多年才有第二套《婚前婚後》，十四年後的今天，《華麗轉身》才是第三部合作劇。因爲合作太少，因而期待更多。這對冤家配怎麼開始的？阿姐講歷史，當年《京華春夢》中段男角變心負情，基於大俠形象問題，鄭少秋沒演，而找了劉松仁，殊不知劉松仁的瀟灑形象，翩翩公子迷倒萬千觀衆。今天阿姐公哥三十五年後再度合作《華麗轉身》，又是另外一種情懷了，阿姐演完之後，風光背後，孑然一身，公哥演完攝影師，又有親人離世忘卻不了的心結，當平凡遇上平凡，怎樣相互解脫，開展人生的新一頁？這就是他們「轉身」的故事，對觀衆應有所啟迪。